孟子趙注補正

孟子趙注補正卷四

長洲宋翔鳳撰

離婁章句上注 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亾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 翟曰案莊子駢拇駢於明者離朱是已又案黃帝遺其元珠事亦見莊子漢書古今人表以公輸般離朱並列春秋時失之廣韻離姓孟子門人有離婁更誤 案廣韻自有所本如高誘以陳仲子爲孟子弟子者則此說亦出漢人矣

不能成方員 案說文圜天體也从口睘聲圓圜全也从口員聲員物數也从貝口聲則方員之員或作圓或作圖作員者段借字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李兆洛曰呂覽云昔者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閒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名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

無射應鍾爲下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仿升降之氣鍾難分別故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爲制白虎通曰律率也率氣令生者也漢志曰律以通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周禮六呂作六同鄭注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也國語作六間韋注六呂在陽律之間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淮南子曰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爲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

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賈逵曰周有七音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佑曰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律呂新書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書所謂七始是也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也孔穎達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十一律皆然是爲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

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漢志黃鍾爲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以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杜佑曰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倍半聲自有二義一云以十二正律半爲十二子聲一云從仲呂之管寸數三分益一重上生黃鍾以次相生終於仲呂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朱子曰十二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

則下取此以爲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下生之數漢志黃鍾不爲他律役者言黃鍾惟於本宮爲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用也案律呂之說紛總錯出訟無證之廷今取六律七音旋宮之大旨見於經籍者條其源流著其義蘊以合孟氏之意其上生下生隔七隔八左旋右旋圜徑黍尺之說則槩置之以於實理實事均無當也蔡邕曰度量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斯言當矣

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　翟曰說文呭字下引詩作呭呭楊倞荀子注作詍詍玉篇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案詩蕩箋笑

語沓沓如湯之沸蹢云言其噂沓無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注云誻誻多言也依此則沓字亦可从言而泄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本主言不主貌說

滄浪之水淸兮　閻曰滄浪地名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初漢水記武當縣西四十里漾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蓋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水云　又曰趙順孫纂疏曰滄浪地名蓋漢水至其地因以名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　閻曰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今在昌

黎縣西北即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誤

聞文王作興 注 聞文王興起王道 翟曰詩酌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亾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王逸楚辭章句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盡往歸之俱同趙注以作興連讀

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閻曰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注未悉後漢瑯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淸河國廣

川縣棘津城辯其當在瑯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太公避居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　管〈同〉曰國語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杞繒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太姜陳由太姬寔齊之國不由邑姜而由太姜則望固太姜之內族而周之舊婣也故晏子言齊地曰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而伶州鳩曰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逢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天黿及元枵齊之分野然則姜氏久國於齊而太公卽有逢之子姓耳蒲姑氏或云與商同姓其代有逢之故今不可知要之逢公猶爲太姜之姪度其國滅當近在王季文王時

商之季世矣然則避紂而居東海蓋依其故國而周封於齊亦即以其故國予之云

離婁章句下　卒於畢郢　劉台拱曰畢郢徐廣史記音義引孟子作畢程司馬相如傳注逸周書王季宅程徐廣引作郢程郢字異音同相如傳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徐廣以郅爲郢字之誤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則以文字不明故也今案汲冢紀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於畢克之大丁五年周作程邑然則畢程二地矣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畢原即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

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是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
畢中之小號故紀年言西伯初禴于畢而杜佑亦云王季都
郢皆通國內言之昭九年左傳周景王言我自夏以后稷魏
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
土之長是則岐畢皆古之建國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
也故繫岐而曰岐周高誘呂覽注古公避獯鬻之難邑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
號也鄭氏詩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爲岐別此足徵矣程者王
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曰畢程呂覽具備篇武王
嘗窮於畢程矣畢程即畢郢刻本程誤程高誘注畢程畢豐非也周書史記篇
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繇
是推之則畢郢之名所起遠矣又案畢地有二其一畢陌其

一文王墓地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聚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于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

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明唯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括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非一世矣辨已見日知錄趙岐言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酆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紀年云西伯初禴于畢謂畢郢也此王季廟在郢之證下季廟在郢亦若文王廟在酆僖廿四年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畢酆皆宗邑故武王以封兄弟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于畢郢不言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若僞孫疏謂郢楚故都在南郡固

不辨而知其妄矣武王既定天下以王季舊都封畢公高而畢陌其封内之地後之言地理者專以畢陌當之亦未爲非畢陌漢魏安陵縣地晉省安陵爲長安縣地故杜預曰畢國在長安縣西北唐置咸陽縣治故通典以爲在咸陽閻百詩謂二杜不同是不然觀顔籀所稱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以此申元凱之說卽與君卿無二正咸陽縣地注漢書者故以長安言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爲畢公高國以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安陵故城爲程伯休父國斯兩失之後漢郡國志河南雒陽有上程聚劉昭注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程伯休父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爲上程徧檢史記諸刻本悉易以

程字惟震澤王氏翻刻宋本一注之中程鄭互見分明可據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程曰禮記仲尼燕居注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正義引孟子亦作乘車御覽引孟子曰子產爲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　閻曰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潧曰潧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酈道元注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潩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注 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

厎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段玉裁　尙書撰異曰堯典歲二月東巡守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爲丑月則此二月非寅月而何應之曰子不見正歲二字邪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之寅月丑月藏先生周禮大史正歲年解已詳之矣予因以推之他書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謂周七八月也何以知之不言歲也歲十月徒杠成作十一月誤十一月輿梁成作十二月誤　謂夏正之十月十一月也何以知之系之歲也上推虞書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建寅之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

之上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數得天稱歲自唐虞已無異議作堯典者夏之史官也書法精嚴如是爾雅石杠謂之徛今本郭注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邢疏云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而云此注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然則邢本爾雅注故作歲十月也攷孟子注疏本注作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十月推求文義當是孟子正文作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注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今轉改譌亂耳近曲阜孔氏刊孟子趙注作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理是而文恐非矣趙氏不知歲字之解其說繆誤

又先於其所往　通典禮五十九引作又先安其所往案安於

聲之轉義亦通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尙書大傳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齊中也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又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案三王迭用天地人之正兼三王謂通三統也春秋繁露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地號絀虞而號曰帝舜案此知唐虞在

當時稱王三王不必爲夏殷周而周公時則夏殷周爲三王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

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據此

知兼三王通天地人之正以正一歲之首施於春秋冬夏爲

施四事以爲一歲之成而王道備所謂施四事者其事備於

明堂月令而實本於堯典之命羲和尙書大傳曰天子南面

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役故

曰敬授民時據諸書之言則兼三王施四事卽在旋機玉衡

以齊七政也旋機謂北極玉衡謂北斗本甘石星經凡四時鳥火

星昴之中皆仰觀而得王者當法天周公之所以仰而思之

也自唐虞三代以來無不以此爲兢兢故月令言春行夏令

及四時災異之應皆所謂有不合者也合於天謂之合不合於天謂之不合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皆仰而思之之學也三代之王皆受命於天四時之事皆天道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受命而王必仰法於天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所施皆王者之事仰而思之求其端於天也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乾九三明人事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之謂也孔子作春秋亦通三統而具四時即周公之法亦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

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案說文迒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孟子王者之迹熄迹當作迒言王國無遒人之官而詩遂亡矣後人多閒迹

寡聞迣故改迣爲迹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
觀民風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何休注公羊云男女有
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
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
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
而知四方漢書食貨志云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
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又藝文志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歷案諸文知王者有設官采詩之事息止也孫奭云熄與息同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
教流失風俗凌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耳儀封人曰天將

以夫子爲木鐸謂王者不采詩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若風雅頌成周已具體各不同安得有黍離降風之事至以雅亾爲詩亾則雅之一義亦不足以該詩也文中子辯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亾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案此亦謂詩亾爲無采詩之官也

逢蒙學射於羿　隸釋跋童子逢盛碑曰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技王襃云逄門子彎烏號亦卽逢蒙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至孟子則云逄蒙學射於羿後之言姓者始皆作逄據漢儒尚借逢爲逢呂氏春秋逢門始學於甘蠅逢未必誤恐當讀爲鼉鼓逢逢之逢衍以上

隸釋文桼說文無从夅之逄但當作从夆之逢廣韻四江逢音

龐江切姓也出北海左傳有逢丑父亦从夆與三鍾之逢同

字古音鍾江同類字可通用又古無輕脣音洪氏謂當讀龍

鼓逄逢之逢者是故類篇作逢蒙音同而假借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李光洛曰天體無形其高本不可以道里計古言天家以爲

天去地五億萬里者淮南天文也以爲自地至天半於八極

而應爲一億一萬六千一百五十里者張衡靈憲也以天之

積度共爲七十三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二萬

一千六百六十六里者王充論衡也以爲徑三十五萬六千

九百七十一里半之應得一十七萬八千四百八十五里半

者帝王世紀也以爲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者廣野天圜也以天之積度爲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一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者洛書甄曜度春秋攷異郵而陸績乃計其全徑爲三十五萬七千里者也以爲天去地九萬里三五律紀也以周天爲八十一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三萬五千里者春秋元命苞也以四正四隅相去九千萬里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闔合內傳也以爲從上臨下八萬里者考靈曜也以爲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半之約應得一億一萬六千里者河圖括地象也以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爲地去天之數者月令正義考靈曜也以上凡十三家其

淮南紀律元命包考靈曜等約略空言者無論已即論衡甄

燿度考異郵世紀知以周天積度計之似近理矣不知天愈

高則度愈闊所言里數殊難作據且不知天之去地而與地

心有地半徑之差與周三之不足徑一也至靈憲天圖括地

象則四方又有闊狹闊合內傳則天地相去之數與四方之

相去又不合周三徑一之大略月令正義且及恆星四表之

外則鑿之尤甚者也今法分天爲九重宗動天居最上二十

八宿及日月五星各居一天層層相裹而地處其中地之上

爲月天月天之上爲水星天又上爲金星天又上爲日天又

上爲火星天又上爲木星天又上爲土星天又上爲恆星天

又上爲宗動天則總率諸天以西行者也其於七政之行各

以法測其高度較地之半徑若干倍為其天去地心之數月天中距為五十九倍又百分之七十八以乘地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已有八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一里一百四十四步之高減地半徑即月去地面之數也日天中距二萬零六百廿六倍乘地半徑得日去地心二萬萬九千一百四十四萬五千三百八十餘里之高焉水星金星皆一年一周天者也故中距與日月同火星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一倍半木星十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五倍土星二十九年半一周較日天之高約十倍恒星二萬五千餘年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九千倍此皆得之實測恒星之高亦以火木土三星行天之遲速比擬得之若恒星以上之天太虛無

迹則仍非智識之可推矣此星辰之遠卽天之高也若日至
之說則步律者必以冬至爲一歲之終始至者極也日極南
晷極長晝極短日短星昴始於虞書遂爲千古定冬至之準
兩至相距爲一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舉大概言之後
世所謂歲實也夏商以來律法無考周髀之法分歲周爲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卽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以爲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期年卽再至其處歲周卽
天周也夫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是未知日有高卑盈縮也歲
周卽天周是未知恆星之天非太虛之天而尙有東行之度
也小餘四分之一是歲實失之太强且未知節會之有平有
定也孰是以求夫安得不冬至後於天而日躔西改乎乃春

秋時推步失當兩紀冬至皆先天二三日裨竈梓慎之徒但言占驗無及知此者延及於漢猶執前法太初律之大餘五小餘八卽四分法也三統小餘爲萬分之二千五百零一六二四四奇則反强於四一矣後漢立儀表校日景仍復四分之一所謂四分律也靈帝時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之故作乾象律始減小餘爲二四六一七九九六奇焉夫自魯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旦冬至至靈帝時八百餘年以平率較之冬至當後天六日奇矣蓋以春秋冬至先天過甚小餘雖强然以數百年積漸減除人自不覺遠久已後天而洪乃始能覺之也魏已後律凡數改其小餘又皆强於乾象而景初律二四六八八〇〇八奇者爲尤甚宜元

嘉間用之而所推冬至常在日景最長之後三日有餘也惟神龜初正光律二四三七二九三七奇其小餘爲弱於乾象近之矣然何承天知景初之誤而其所造元嘉律斗分二四六七一零五奇又不過較景初稍弱而已又安能得冬至之確數哉溯自堯時至劉宋二千八百餘年日躔之不及天者幾四十度蓋自虛八退至南斗十一度奇矣乃太初以後律凡十改而皆承襲三統舊法稍變歲餘以爲補救一時之計即何承天知以景長爲冬至而尚不知天周之非歲周也其後南徐州從事祖冲之以大明六年壬寅造甲子元律始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而歲差之法出焉又詳測前後日景折算取中以定冬至其小餘二四二八一四八一奇則較正光

又弱而庶近於眞矣惟其虛分太弱四十五六年卽差一度爲數過促且其分天者以爲日之不及於天而不知恆星之自有行度也又日景長短之變時刻相距亦有不同其時最卑在冬至前約十二度至前日近最卑而行應稍疾至後日遠最卑而行應稍遲折算取中者仍不免後天數刻而沖之亦未之明也乃其時北齊張子信由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損益之率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隋劉焯更立躔度與四象升降所造皇極律始用定氣蓋高卑之理雖未明而盈縮則已見矣隋以後造律者其法多倣祖氏分周天立歲差雖未有精測巧算密合於天而究無有後天三日如景初者故隋之律三

改唐之律八改五代迄元凡十四改雖其歲差遠以八九十
年近以五六十年不能相準而其小餘二四三奇者最多二
四四奇者蓋已少矣惟元郭守敬之授時律乃仍宋楊忠輔
之統天律二四二五以爲小餘爲迴與衆異而不知又失之
過弱也古之律法所以甚粗者其故有三一由膠守成法一
由測算不精一由泥古太過漢四百年律雖三改而仍復四
分則以四分爲不易之法也自堯至劉宋日躔自虛退斗而
歲與天猶不敢分也此膠守成法之過也不得高卑行度及
兩心差之大小而僅求之於晷景則不知平冬至定冬至之
別而執一隨時不同之泛率以爲定率增改不一互以爲非
此元以前造律者之通病卽郭守敬創造簡儀高表憑所測

實數考正冬至歲餘宜其得實矣以今法推之其時最高已在平冬至後二十餘分而猶謂盈縮常起於二至是測之不精也祖冲之所定大明壬寅冬至在乙酉日辰初三刻郭守敬所定至元辛巳冬至在己未日丑初一刻前後相距八百一十九年共積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九十二刻以守敬所定歲實積之則不及三十二刻乃云自大明壬寅距辛巳合得此數何邪苟即以所設百年長一之法推之則又先於冲之所定三十餘刻矣進退無據莫適所從是算之不精也泥古太過者律家更造一律必以近日所測逆推往古史傳所載以爲符驗如元史有六律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脩大明授

時時刻之異同是也然古者天學未明冬至多非實測以今日之法而必求合古每反至變改近日之實測以遷就往古之虛文故列代之歲實雖減於四分而實皆過於强者多也若郭守敬踵統天距差躔差之說而設百年消長一分之法亦正坐此而不知其無是情理也自西法入中國而律法乃密一曰天度回回法分周天爲三百六十整度不用奇零度以下分杪微纖皆遞析以六十設度於此而以日月五星之盈縮進退其閒是爲以整御零之善法一曰恆星行度以爲恆星之天在土木二星天之上無盈縮升降之迹然能出入赤道而循黃道以東行西人第谷定爲每年五十一杪閏七年有奇而始行一度焉此二者卽古之天周而昔之人無是

膽亦無是識者也若其所論歲周者一曰平歲實回回法以春分爲歲首故其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乃由累測春分得之益數百年來盈縮之差尚近二至而二分之朒朓甚微所定小餘之八七五應亦無甚參差故歐羅巴法遂用爲平率以均度加減之爲諸定氣猶月之有平朔平望而求定朔定望也一曰高卑行度益日之行其本天本無盈縮特其高卑升降成橢圓形而橢圓之心又與地心不合於是日在本天爲當某度者由人目視之又不當某度益高則離地遠而視行遲卑則離地近而視行疾最高爲盈末縮初之端最卑爲縮末盈初之始亦如月五星之有盈有縮也凡節氣在最高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實必少於平率

在最卑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實必多於平率故最卑在平冬至前則加均度而減時定冬至在平冬至之前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實長最卑在平冬至後則減均度而加時定冬至在平冬至後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實消今法定最卑行每年一分三秒稍朒雍正癸卯最卑離冬至八度零七分奇元世祖中統年閒大抵適當冬至者也求冬至者以平歲實爲之根再以最卑之遠近求其均數變時以加減之則千歲之日至固可坐而致矣一曰兩心差卽日天均輪之半徑也西法始定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均數最大者二度三分有奇後戴進賢等又減爲三十三萬八千〇〇〇則均數最大者止一度五十六分十三秒矣上考祖沖之

當年實測計其兩心之差大抵有四十餘萬則彼時均數更大古大今小莫測端倪正如黃赤距度之古闊今狹同爲司天者所不能預定者也求冬至者又宜以此消息之朱子謂造律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律元蓋從來造律諸家必推至上古時歲月日時皆得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同起冬至之度然後以爲起算之根也此自漢大初以至金重脩大明數十家之常套皆不過即其近時之實測逕推往古以折算求合而未可信以爲實故史傳所載律元無一同者況推測未精所立之法有未數十年即不驗者又可憑其荒遠無稽之律元以爲推算之根哉故元授時遂不用此法直以至元辛巳截算爲元今則以雍正癸卯

爲元皆但憑實測不尙虛詞矣儀象考成曰測歲實之法古人皆測冬至然冬至之時刻難定不如用春秋分時得數爲眞蓋冬至時黃道與赤道平行其緯度所差一日不過數十杪儀器無從分別二分黃道與赤道斜交其緯度一日差二十四分其差易見且求歲實須平行而測量止能得視行惟二分時去中距不遠其平行實行之差甚微可以不計況冬至時太陽之地平緯度少靑蒙之氣甚大古來歲實難得確準此其故也案周禮致日兼冬夏虞典命羲和於二分特詳與今法正合李光地尙書解義二至者律之元也而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故於夏言敬致冬不言宵永而云日短蓋亦以主於日以相參驗不言敬致一　蒙前義二以夏至爲主也大

司徒土圭之法亦云夏至之景略冬至者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意異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度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分之減者反增也案以歲分當參二二至是已謂古專主夏至自漢以後專論冬至則非也逸周書周月篇惟一月既南至日短極基踐長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蓋造律之法是以冬至陽生爲定測之始無緣轉重夏至土圭之法則專以測景又與造律異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翟曰廣韻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未知所據

章子有一　於是乎　閻曰顧麟士曰匡章嘗名章字章子蔡虛

齋曰匡章又曰章子𣲖章子其字今去子字猶之曰顏淵耳皆非也案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稱嬰子田文稱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冉子皆此類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閻曰案曾子所居乃南武城爲邊邑在費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與吳鄰吳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哉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入淮以要之由吳之壞隔絕也越既幷吳商魯之間可以惟其橫行寇之興也何常之有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案漢書有沈猶侯楚元王傳沈猶地名沈猶

行疑是邑大夫以地爲氏者蓋有人名負芻作亂於沈猶之
地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王柏孟子通旨曰妄謂因儲子有瞯夫子之語遂發瞯良人一段言求富貴者則作僞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覩之恐正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非闕文也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　注　墦間郭外冢間也　案閻氏以此爲古墓祭之切證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禮無墓祭墓祭變禮也戰國無世祿宗子多在他國故祭墓遂盛於此時後乃浸成風俗豈可據此而謂古有

墓祭乎

孟子趙注補正卷四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五

長洲宋翔鳳撰

萬章章句上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案此二語是逸書文

王引之曰呂覽審應篇然則先生聖于高注于乎也論語孝于惟孝釋文孝于一本作孝乎乎本字于假借也孟子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列女傳作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則于爲呼之假借可知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　注恝無愁之貌　說文忦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忦呼界切　案說文無恝字作忦爲正廣韻十六怪忦下引說文同音義恝張古點切丁音界說文作忦是丁公著卽據說文改俗本孟子故幷

易其音忿是忽忘之意與趙注無愁之貌義亦通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又求人篇亦云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

則慕少艾　翟曰案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訓艾爲白而白義有二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皙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予幼艾高誘注艾美也九歌聳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薛綜注

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考古編謂傳載絕無以艾爲好者大非　案論語云宋朝之美而定十四年左傳盍歸我艾豭亦如晉語以艾爲男色之美者杜注艾老也可商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注　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案趙引書與鄭讀異然以在位時爲五十則三十在位亦當作二十矣又禮記坊記注引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父母使舜完廩　翟曰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不得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即深入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

空出去瞽叟象喜以爲舜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案史遷亦據孟子以意飾之列女傳之鳥工龍工則又因其說而飾以神奇者　案太史公書多古文說未必盡據孟子劉向見中古文列女傳自別有所本亦非意飾七略之書亾者多矣當時豈獨有孟子也

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　葆琛先生曰蓋害也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音義蓋舍人本作害是蓋與害通又案帝王世紀謂舜字都君卽本孟子此文然未可據

鬱陶思君爾　閻曰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注引孟子曰鬱

陶思君禮記人喜則思陶陶思詠詠斯猶猶卽繇也邢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又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詭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乃喜而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明云象喜葢統括上二段情事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案此葢舜封象有庳之命

舜流共工于幽州　案史記五帝紀作流共工于幽陵莊子在宥篇作流共工于幽都而東晉書舜典作流共工于幽洲从水說文無水旁之洲卽㕙州字爲之則亦取水中可居曰洲之義與十二州之幽州不同　閻曰幽州卽今密雲縣括地

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于幽州居
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閻曰書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
嶺之南亦非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
崇山卽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
是然又引領外驩州圖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爲放所頗
疑其去崇山遠後楊升庵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案九眞
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
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在越裳陰西從
山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越裳古國名
重九譯者在秦爲象郡兩漢爲九眞郡吳分置九德郡梁曰

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驩州煬帝改曰南郡唐兩因之理九
德縣佺期又有移驩州廨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是
眞以州得名由驩兜也者不知漢九眞郡治胥浦縣莽曰驩
成又領有咸驩縣開皇改州名實本此合之唐武德曾於咸
驩縣置驩州則驩同歡喜之歡於驩州了不相涉佺期文人
多不契勘然孔疏已微肇其端矣　案御覽四十九引盛宏
之荊州記曰書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殺三苗于三危　堯典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作殺三苗案殺無
竄義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音義云
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𥻍音同字從殺下米云𢷎𥻍
散之也案說文𥻍𢷎散之也从米殺聲又𢿍塞也从宀　𢿍聲

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案竄訓塞亦無竄義凡讀若者必異文是則虞書之竄左傳之蔡孟子之殺皆當作𥻆說文𥻆下之讀亦當是𥻆三苗寫者涉正文而誤史記作遷三苗于三危莊子作投三苗于三峗　孫星衍曰高誘注淮南脩務云三苗蓋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名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此與馬鄭說獨以縉雲氏之後爲三苗者異未知其審後漢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曰三危也案章懷注與後漢書本文不相應河關之西卽鄭注所云三危在岷山之西南非沙州之三危也　閻曰三苗國名張守節據吳

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
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
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
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
國地　翔鳳案鄭志堯典竄三苗于三危檀弓注舜征有苗
死於蒼梧張逸荅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在南野
殛鯀于羽山　孫曰史記集解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云
殛誅者責遣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罪而天下
服是殛卽放也祭法疏引鄭志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
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
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尙書云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懟德爲説父不肖其罪于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案禹之殛鯀方將使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謂殛之遠方而至死不反故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遏絕之不施舍也云羽山東裔者地理志東海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山在今山東郯城縣東北七十里江南贛榆縣界

封之有庳　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畀師古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又史記五帝紀正義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輿地志云零

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案有庳在零陵此唐以前相
傳之說宜不誤正以去帝都極遠故或以爲放爾
故源源而來　注　如流水之與源通　管同曰說文謜徐語也从
言原聲孟子曰謜謜而來案謜謜而來特言舜召象之來耳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然後爲象常來之實今本改謜爲源
案是趙氏所改而釋爲如水流相續不絕其辭重複非是
堯老而舜攝也　注　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　孟子言
堯老而舜攝又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詩旣醉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攝爲佐助之義相亦助
也則舜攝天子卽是舜之相堯書言汝陟帝位堯之辭也舜
讓于德弗嗣舜不敢稱天子之意也虞書終堯之世舜未嘗

稱帝以未爲天子也尚書大傳維元祀鄭注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是謂堯崩喪畢後舜乃改正堯建丑舜建子故曰月正乃稱元年故曰元日與正月上日之文不同大傳又言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唐虞於當時稱王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鄭注舜承堯猶子臣之雖已改正易樂猶皆指維元祀之事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據此則舜之稱王且遲之又久與孟子言舜避堯之子事正相合周秦閒人輒謂堯存而舜爲天子故有咸丘蒙所聞之語及韓非呂不韋之繆說惟孟子稱說詩書折中至當故其後齊魯諸儒伏生之流能傳斯義也大戴禮五帝

德言帝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莊子在宥篇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于幽都皆以舜相堯事繫之於堯以堯爲天子也大戴禮家莊出於老老聃爲周史孔子所問禮者故並得其傳也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孫曰書作帝乃殂落或作僞傳者既不以放勳爲堯名則許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春秋繁露煖燠篇御覽引五經通義皆作放勳說文殂往死也虞書曰勛乃殂案孟子作徂是假借漢書王

葬傳注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云云是唐已前馬鄭本尙存
故也三年書作三載孟子春秋繁露等皆引作年僞孔因唐
虞曰載之文改之也　閻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此百姓指
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言舜
帥諸侯以爲堯三年喪二喪字並平聲如喪考妣三年卽檀
弓方喪三年耳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呂氏孝行覽
舜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
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
以見盡有之也案戰國時以此詩爲舜所自爲故呂覽所記
如此而咸丘蒙亦引以問孟子言非是之謂則不以爲舜作

也

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注 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 案小爾雅賢多也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獨賢猶言獨多事有多少乃是不均如以賢才而獨使從事則非不均之謂矣老子不尙賢使民不爭亦謂不尙多也數有多寡而爭心生也孟子說詩爲賢勞正是多勞之義

夔夔齋栗 閻曰炳燭齋隨筆夔夔齋栗夔一足之物凡人之立常兩足舒步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故曰夔夔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余案酷吏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明白

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注 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

爲父不得而子也　案注當讀瞽瞍亦允爲句若是屬下文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

之中國　史記五帝紀注引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案禹貢正義云漢書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

駭胡蘇鬲津見在今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

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因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

案漢鬲縣在平原郡爲沇州界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

劭曰堯都也在冀州境九河八流入沇域在冀州南鬲津又

爲九河之南故曰南河又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

在濮州鄄城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

偃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案漢志鄄城

屬沛陰郡在鄗縣南故曰南河之南趙注云遠地南夷有似
荒僻無可主名烏知所避越竟而已此劉勝趙處
故曰天也　翟曰五帝紀自堯崩至踐天子位焉悉同孟子惟
故曰天也作舜曰天也晉書段灼傳文選注引孟子並作舜
曰
故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劉熙注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
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
案此中國但指帝都不必如趙氏所言
而居堯之宮　顧大韶曰而當讀爲如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劉注曰若此則舜格於文祖三
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闞曰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今在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互相證明斷非一山也此誤由趙氏只觀水經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如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案夏本紀益讓禹之子啟而避居箕山之陽集解曰陽字一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孟子陽字作陰箕山之陽卽陽城也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案張守節改箕作嵩者水經潁水注云潁水逕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又曰縣南對箕山是在箕山之陰史云箕山之陽箕字是誤孟子云箕山之陰字自不誤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引云嵩高山一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北二十三里而劉注顧訓箕山之陰爲嵩高之北豈於方名違失若是其文定有脫誤當爲嵩高之南箕山之

北也崇高古字通用

丹朱之不肖　閻曰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范汪荆州記括地志各言丹淵所在恐未足信蓋世遠也因思放齊曰允子朱止曰朱未有國後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堯喪在平陽耳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

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太史公傳古文說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

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案孟子言太丁未立則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皆已立而崩有二年四年也繼之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凡繼世爲君惟守先王伊訓肆命徂后三篇俱在逸書其文必明成湯之德紀成湯之政故序言成湯既沒謂身歿而道存也言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序作書之年也意在陳成湯之道以告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說書者補序之闕又存殷人得立太子母弟之法文有詳略非書序與孟子史記異也至太史公以二年作三年是積畫之訛

伊尹放之於桐　閻百詩據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放處應在此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

七十里方可伊尹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豈能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鎭爲是案閻氏不信湯都在偃師遂强斷放太甲之桐在虞城而以桐地桐亭傅會之史記殷本紀帝太甲旣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集解鄭元曰桐地名有王離宮焉正義晉太康地道記曰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此尸鄉正在偃師知桐宮去亳甚近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殷本紀有莘氏媵臣正義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案呂覽言伊尹母居伊

水之上伊水行今河南盧氏嵩伊陽三縣竟伊陽爲下流去陳留五百餘里則伊尹所耕未必遠涉至彼若盧氏在伊水上流與呂覽伊水之上旣合其去陝西之郃陽二百餘里湯妃有莘與太姒之莘安知其非一國且其地去湯都偃師亦不遠無難往聘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翟曰意林錄孟子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案論衡知實篇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作芥字

於衛主癰疽注癰疽癰疽之醫也　錢大昕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

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恐是肊說

於齊主侍人瘠環注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

武億曰案侍人卽寺人詩釋文寺人之令寺音侍本又作

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疏云欲取親近侍御之義穀梁

傳閽殺吳子祭傳閽門者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據

是則侍人爲奄官之屬

於衛主顏讎由　翟曰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顏師古漢書注曰顏濁鄒卽顏涿聚也　武億曰案

讎由濁鄒音近假借呂氏春秋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

子左傳顏庚杜注顏庚齊大夫顏涿聚濁又作涿鄒又作聚

並聲之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於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爲齊衛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也　僞孫疏曰案史記世家陳懷公子名越乃爲湣公又年表湣公六年孔子來孔子世家孔子在陳三歲復適衛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由是推之則孔子爲湣公之臣矣是陳侯周即湣也　管曰郝京山曰忠信爲周言貞子爲陳侯忠信之臣同案孔子在陳所値者湣公名越

不名周趙注本誤此司城貞子即左傳公孫貞子以尸將事
於吳者故當時謂之忠信史記索隱案左傳滑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檢左傳無此文所言即
孟子趙注耳　孔曰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孔子遭阨
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則貞子仍似陳卿
益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
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
亦名司城邪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
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之說善也且司
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曰
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
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新之後仲幾即宋

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制以字爲謚通左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謚者今據稱貞子則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不誤也有謂孔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亦臣也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較其時靈公沒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魯定十四是初至陳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

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於此耳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

史記秦本紀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亾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亾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亾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

君無知蹇叔止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
牛干之及穨欲用臣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
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
是繆公使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案太史公撰史記凡
孟子所辨數大端如舜臣堯舜放象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
癰疽周秦人書累累言之者皆刪去而依孟子則百里奚之
事亦必依孟子然孟子所辨其大旨在未嘗食牛以要繆公
而秦本紀言爲媵於秦亾秦走宛則未嘗要秦之顯證若事
成而虞亾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釋其囚而語國事則
管仲之於齊亦類此也孟子言管夷吾舉於士百里奚舉於
市舉於士者脫堂阜之囚也舉於市者以五羊皮贖於楚也

日中為市交易而退贖之必於楚市則孟子亦有是言也至百里奚自言知虞不用私利爵祿而詔則孟子亦言有公養之仕又言周之亦可受聖賢處困時而為之不足為百里奚病也且遭亂失職戮辱困窮自外至者何所不有伊尹負鼎百里飯牛適丁其時事或有之而橫議之士謂欲以是干時而邀富貴固君子之所羞也自秦不復東征罕與諸侯會盟朝聘故齊魯間傳聞秦載不甚確信至漢入秦得其遺籍故太史公於百里奚有不與孟子合者則孟子言知虞將亡而先去尚是傳聞之異也史記言繆公聞百里奚賢則公孫枝薦之呂覽愼人篇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放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案呂氏槩括前事故略其勝秦走宛非違異也公孫枝得而

說之案說同脫脫於奴虜之中也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案此卽孟子所言時舉於秦之事也當以補史記卽可注孟子左傳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案井伯卽百里奚古今人表以爲兩人者誤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淩廷堪禮經釋例曰案呂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以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享禮庭實四馬言其頁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

以釋之誤矣左傳哀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乘韋者四皮亦庭實也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故晉國產馬庭實用馬邾不產馬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覿用馬介覿又用皮如經所云亦相間之義也　閻曰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至垂棘又見成五年傳杜但注云晉地

假道於虞以伐虢　閻曰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今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即今河南陝州其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而形勢瞭然時晉獻公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爲故晉城遺址尚存

萬章章句下　頑夫廉　翟曰韓詩外傳三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漢書王吉傳引孟子亦作貪後漢丁鴻傳論王暢傳又列女傳注孟子亦作貪袁氏後漢紀引華嶠論丁鴻語亦作貪夫廉論衡率性篇頑亦作貪晉書羊祜曰貪夫反廉文選脩楚元王墓敘三國名臣贊郭有道碑三注引孟子皆作貪夫廉案貪與廉緊相反對頑稍齟齬後盡心

篇頑夫廉趙氏章指云伯夷柳下變貪厲薄亦以頑爲貪

接淅而行　說文滰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其兩切　案改滰爲接趙氏本也邠卿不甚通古字古言如餓受之受返息之返滰淅之滰皆其所改姚寬西溪叢語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作滰者以唐時孟子不獨存趙本也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莊侍郎存與曰孔子少居魯長居宋學殷禮焉故觀夏道之杞而不居適周以觀周道問於萇叔老聃老聃索隱萇叔行怪故曰吾弗爲之矣泗上諸國無不往而學焉有所見有所聞所傳聞上自包犧下逮周公之制其文其器備矣逮昭公孫國夫子於是適齊

必在季東秉田之後而不曰去魯者士也未爲大夫可以去他國可以復本邦故不曰去長居宋不可謂去魯也當定公之初自齊返魯不更適齊故曰去齊矣陽虎專季氏孔子不仕自定八年至十四年之冬仕於魯列於大夫爲司寇季桓子不違夫子者三月及受齊之歸言而弗聽乃以不任職爲已微罪於是以大夫去國之禮行皇皇如也三月而復服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三年而後可以之一邦誠有罪也若乃大夫以諫不聽爲已罪則謂之以道去其君去不待放道之出疆先於所往焉雖然檜之羔裘曰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言君禮於其臣有加而臣無補於其君自悼之莫可解也魯君不召之則不可以返故曰仲尼旅人矣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

於喪乎誠以喪禮處之矣且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道路之事由此始也向也去齊還魯展其墳墓守其祭祀親其戚友何可以不速接淅而行人情之實也乃茲去魯適衛則必哭於墓而後行矣踰竟又向國而哭矣故曰去父母國之道也欲居九夷乘桴浮海皆在將去未去時故曰遲遲也及之楚而後不復他有所適夫子先知之矣楚狂曰何德之衰誠不謂聖人之至斯也子在陳曰盍歸來子貢送冉有則丁甯之矣自此至衛而疾病曰予死於道路乎言不終於衛之土地也嗟乎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苟不沒於父母之邦則天之將喪斯文矣自衛反魯誰之力也冉有之力也有功於萬世雖有田賦之責功大罪小無可疑者雖斥而名之後終稱冉

子善乎冉子之親師中心悅而誠服無日不見焉退朝而至門諮而問之曰何晏則知他日之不相見有常數矣古論語解大曰政小曰事小可速大則不可以遽是用晏朝而後退子曰其小者也如有大政吾言雖不用其使我與聞之欲其謀而毖過丁甯使慎重之聖人憂民如此儻曰家事非國政則所以告季康子何說哉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儀禮大射儀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

南陳注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案此知樂縣以鍾磬爲主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故周語伶州鳩言金石以動之大射則先金奏古者將祭必先射射於大學事之始祭於大廟事之終虞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謂廟中之樂先鳴球球玉磬大雅云於論鼓鍾於樂辟廱辟廱大學也大學大射先以金聲其始條理之事乎商頌云旣和且平依我磬聲祭祀用樂先以玉振趙注振揚也則亦其謂在衆音之前終條理之事乎夫金聲有輕重疾徐玉音則終始如一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孔子之時其體聖人之道皆終

始如一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以用其大智變化隨時不拘
一道是能合三德以成孔子之聖故言音則智始而聖終言
射則聖至而智中聖智者一人之所兼惟大智而後爲至聖
也
天子一位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字即君人五號
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
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
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案孟子言班爵而言天子一位則孟
京說同孟子
公矦皆方百里　案王制正義引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
者稱矦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此趙所本又案書武成正義曰

周禮大司徒所云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幷是以國土寬大
有違禮文此言卽本何休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託諸周
公故與禮記孟子絕異也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衛湜禮記集說
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後
人加土別之　孔曰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名通
也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
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
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
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
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

齊附庸鄒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仲舒說正與書傳合

百畝之糞　案糞說文作糞棄除也从𠬞推華棄釆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案此解釆同矢蓋古矢字）凡治田當先治其蕪穢楊惲傳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不糞也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亦治義中庸脩其祖廟鄭注脩謂埽糞也孟子百畝之糞與王制百畝之分同鄭王制注分或作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論語五穀不分音義引鄭注分猶理扶問反是分與糞同有治義音讀相近故字亦通叚

其三人則予忘之矣　陳壽祺曰劉向新序刺奢篇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協和惟此二者耳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矣案孟子言獻子有友五人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此顏回茲無靈疑在五人之數新序雜采諸子言若可信然獻子卒於魯襄十九年顏子時不相及將毋有兩人與

費惠公曰　閻曰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既稱爲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

[illegible]郤鄉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與同時金仁山注孟子不謀而合金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余更考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說苑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加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同則季氏彊僭以私邑爲國號無疑　案藝文類聚引尸子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此費子當即惠公又與子思問荅校引諸書尤確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惠棟左傳補注曰襄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子惠子曰述其父半農先生說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葢亥爲

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之於唐亥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耳

帝館甥於貳室　案御覽引孟子作貳宮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錢曰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尙識字　翊鳳案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則今本孟子从竹者皆依孫所改

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翟曰史記諸家衛國無孝公孔子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案是爲出公之四年世家又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

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皆在出公時案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聵于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則當時臣下以孝諡之自有之矣若出公又諡孝公更無足怪蒯聵諡莊公漢書人表作簡公已有兩諡

立乎人之本朝　王曰朝廷者一國之本故曰本朝漢書李尋傳宜固志健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是其義秦策本國殘社稷壞在國謂之本國猶朝謂之本朝也大戴保傅篇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管子重令篇謹於鄉里之

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晏子諫篇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立乎人之本朝云云荀子仲尼篇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儒效篇儒者在本朝則善政呂氏春秋音律篇本朝不靜草木早槁皆謂朝廷爲本朝

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閻諸庭訓曰說文摽擊也从手票聲一曰挈闘牡也孟子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蓋閉門拒之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閻曰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拜與稽首先後不同周禮吉拜是拜而后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

翙鳳案周禮注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凶拜謂三年服者

稽顙謂頭觸地惟喪禮用之則吉拜亦不得爲拜之常也稽首但頭至地此臣見君之常以吉拜凶拜之例推之則先拜者其禮文後拜者其禮質故以分受不受也

在國曰市井之臣　閻曰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聽事也此可證市井在國都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人未有市及張守節曰古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云市井

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閻曰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一則當依孟子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

壄二語而別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所駁不
合孟子者三三者旣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
以其物又豈可信哉襄十四年衞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
昭十二年楚子皮冠執鞭以出則皮冠乃諸侯田獵之冠故
卽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卽至先示以期日卽告以田
於某所庶幾虞人芟除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早若庶人
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
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旂致民又曰質明獘旗誅後至者此豈
待招而後至哉孟子緣牾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
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不然世且不識虞人之何故
不至而下段議論亦無由發　案文選西征賦辨亾論兩注

並引孟子曰夫招士以旃大夫以旌宣德皇后令注引孟子
夫招士以旃又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孟子夫招大夫以旌
選注引孟子多用劉熙本據此則劉熙以皮冠句下有夫招
二字可證是泛言平日之招也
周道如厎　翟曰詩厎作砥墨子兼愛篇引詩其直若矢其易
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其上牽綴洪範王道蕩蕩四
語并謂之詩案說文厂部厎柔石也重文作砥職雉切广部
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厎寶砥之本字故禹貢厎柱析城漢
書厎礪其節厎礪名號皆以厎爲砥廣韻列其字於五旨旨
紐下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
邸并詩砥字亦或誤邸音

孟子趙注補正卷五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六

長洲宋翔鳳撰

告子章句上　猶湍水也注湍者圜也謂湍湍瀯水也　閻曰湍說文云疾瀨也瀨水流沙上許氏淮南注亦云湍水行疾也質以墜形篇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之文則趙氏湍湍瀯水之訓未安後漢列女傳乘船墮湍水物故湍為水行疾者亦一證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翟曰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為內外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內外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案告子此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辯言

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敎於墨子之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肌度之言

異於白馬之白也　翟曰異於二字絕句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異乎吾所聞也梁惠王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此異於二字之見於本書者於亦語之韻絕則著例於爾雅釋詁

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爲義內也注季子亦以爲義外也　翟曰疏云季子卽下卷所謂季任案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箸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葢此以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畫一可見也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輾

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配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閒者未嘗闕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前疑爲之冰釋

或曰有性善有不性善　孔廣森曰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於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驩

兇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知桀紂龍逄比干欲與爲義則誅子莘崇矦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見古今人表 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注懷之於内非從外消鑠我也 孔曰爾雅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也所由不願人之文繡也

今夫麰麥 詩貽我來牟音義牟字或作麰孟子云麰大麥也案此巻引劉熙本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孔曰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

牛山之木嘗美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　閻曰趙注小錯繆

論今日目驗牛山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菑縣南二

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水經

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劉昭後漢志

注引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翔鳳案此劉熙注　左思齊都云牛嶺

鎮其南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

北正以山在南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莊存與曰我欲

仁斯仁至操則存也自無所用心極於爲不善無所不至其

亡一也其心亡必有所往是以謂之出亡者有復是以謂之

入暫入而遽出故無時出則可以無不至故莫知其鄉操者

克念也仁存作聖舍者罔念也不仁作狂克自克也罔自不克也皆曰心之謂實惟操之者謂之得其心舍之者必謂之失其心彼詖辭邪說之作皆曰生於其心而實非其心也必盡其心存其心者乃可謂之其心矣其存亾之幾皆自爲之指之使自知之由己也不由人也況可援天以自解免哉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大體謂心思小體謂耳目四支大人謂勞心者治人小人謂勞力者治於人大人小人以位言也

心之官則思　漢書五行志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鄭注洪範五行傳云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

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比天之所與我者　王念孫讀書雜志曰秦策犯白刃冒爐炭頓死於前者比是也鮑於比下增一比字云比次也吳曰韓子作皆是比蓋皆之誤念孫案二說皆非比是猶皆是說文皆俱詞也从比从白徐鍇曰比皆也廣雅同儕等比輩也鄭注樂記比猶同也義與皆並相近孟子比天之所與我者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為大趙注以比為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情性非也或改比為此改注比方為此乃尤非齊策中山再戰比勝亦謂再戰皆勝

不如荑稗　翟曰齊民要術長短經引孟子荑並作稊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　案廣韻十一模盧字下云

複姓孟子有屋廬子著書作盧者蓋劉熙本

可使高於岑樓注岑樓山之銳嶺者　僞疏云釋山山小而高

曰岑是知岑樓卽知爲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葢重屋曰樓亦

取重高之意案趙以岑樓爲銳嶺疏意未明樓似不可訓爲

山嶺使依後儒訓岑樓爲樓之高銳似山者則岑樓亦不辭

蓋岑與樓爲二事皆是高者故並舉爲喻

豈謂一鉤金注一帶鉤之金　孔曰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

舄履倍重案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鉤金半

鈞才重三分兩之一

曹交問曰注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　羣經補義曰春秋之末

曹已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鄒本曹姓案江氏以曹交爲鄒曹姓之後當是然魯莊公時已有曹沫左傳作曹劌盇亦是邾君之族而仕於魯者曹交或曹沫之後居魯而不居鄒故云聞而受業又云歸而求之或難以古人不以姓繫名字然姓氏之嚴惟中夏諸國爲然鄒與楚同祖如鬻熊羋姓說文鬻米聲古音麋與羋音同則鬻卽姓也公羊春秋宣八年經葬我小君頃熊何注云熊氏楚女案春秋文姜成風皆姓而楚羋姓鬻熊後乃以熊爲氏則知楚國男子或繫姓婦人或稱氏可無疑於曹交矣又案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則男子稱姓已有祁奚在曹交之前　又案御覽三百

七十七引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問曰云云則孟子別本有曹文公弟四字然孟子無此例當是一家之注而誤入正文者也

力不能勝一匹雛　曲禮庶人之摯匹鄭注云說者以匹爲鶩案云以匹爲鶩者是解匹爲鶩故正義云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是鶩又名匹廣雅作鴄古字省作匹則此言一匹雛謂鶩之小者耳曲禮音義云匹依注作鶩竟以鄭爲改字非也凡鄭改字則曰讀爲某當爲某不得云說者矣

然則舉烏獲之任　昭二十三年左傳云烏存以力聞烏存莒大夫獲疑是存之字又齊大夫有烏枝鳴齊莒相鄰烏存烏枝鳴當是一族或仕莒或仕齊也又史記秦本紀武王有力

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案秦武王元年在赧王三年孟子已七十餘歲烏獲之名未必始聞鄒國則孟子之烏獲非秦烏獲明矣

小弁 注 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案此與毛詩所傳異或本齊魯詩然下文言親之過大仍當依毛為是

則己談笑而道之 經義述聞曰詩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啁調衆經音義十二古文謿今作嘲又作啁 孟子則己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

季任為任處守 注 季任任君季弟也 錢曰案國君之弟以國

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之蔡季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紀侯弟也依春秋當作任季傳寫倒耳

儲子得之平陸 注 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　闇曰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旣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未易出何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之外邑方爲禮稱其幣不可解旣思范雎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閼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周行其境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注 王豹衞之善謳者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

所謂鄭衛之聲也　管曰古之河自龍門以下折而南流故龍門以西濱洛爲河西今同鄜等州　龍門以東據汾爲河東今汾蒲吉解諸府州太行之南殷虛爲河內今彰德衛輝懷慶等府　太華之東虢略爲河外今陝州　葢自左氏及戰國人所言者不出此矣惟孟子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此河西名爲別異葢禹河至黎陽釃爲二渠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爲漳水行河之故道水經注曰淇水右會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遮害亭東黎山西北王豹處淇謂淇水也河者宿胥之河即水經所謂大河故瀆也然則此河西乜謂淇水之左右耳趙注引詩說此最當

葵丘之會諸侯　閻曰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

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　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
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
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年會于淮
謀鄫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未幾獻公卒晉亂齊侯以
諸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又在葵丘西北幾千
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閻曰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盟書也
案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
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
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注束縛但加載書不復
歃血得之矣

無曲防　閻曰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案漢書溝洫志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之會申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鯀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諒哉　案管子霸形篇曰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尹知章

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曰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又曰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案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內外傳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年陽穀之會首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葵丘之會首曰無壅泉益塞水不東害同遏糴曰障曰壅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曲防則桓公卽壅遏北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也無有封而不告　閻曰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亾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

縣棺而封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禭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無不告者告則會集注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未聞有封國者命與卹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衞國語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

遂有南陽　全祖望經史問答曰問遂有南陽案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則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

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即汶陽
其說果何所據答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
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
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
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
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
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有南陽之境蓋大半入
齊矣自成公之後而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過
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
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
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

流遷陽關郎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遷博縣郎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遷龍鄉郎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遷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者也又西南遷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者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案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郎南陽邪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注 滑釐慎子名 翟曰古今人表禽屈釐

師古注即滑氂也呂氏仲春紀許犯學於禽滑釐孟夏紀索盧參學於禽滑黎釐黎均與氂通辟應旂曰愼子所云滑氂乃述其師非自通其名案墨子公輸篇言臣之弟子禽滑氂莊子天下篇言愼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氂之術然則滑氂誠非愼子名也愼子名到到明所受於師之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荅乃曰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氂辭詘而援其師翟愼到辭詘而援其師滑氂師弟一轍或卽其所傳家法然邪

白圭曰　管曰戰國時蓋有三白圭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魏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下逮孟子至梁之歲七十三年矣此魏之白圭也貨殖傳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此又一白圭也孟子之書白圭謂治水愈禹欲二十而取一此又一白圭也三者名同而人異太史公誤以貨殖之白圭列於魏文侯時圭之言曰圭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白圭拔中山去商鞅之死七十三年去鞅爲大良造亦六十三年彼何以稱及鞅哉夫拔中山者葢樂羊吳起之流貨殖之白圭則富商大賈不必嘗仕宦其爲時不可知也太史公誤謂與李悝並世然言圭善治生而不言仕魏則雖誤而猶未甚也要不若圭自言者之足據若孟子之白圭蓋好爲高言而不通曉事體微特不能上及文侯其與逐利趨時若鷙鳥猛獸之發者亦豈一人哉自林氏以來說此多誤是以詳辨之韓非子曰千丈之隄潰於螻蟻

之穴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無水患此白圭其孟子之白圭與　案貨殖傳之白圭與孟子之白圭當是一人

傳說舉於版築之閒　案墨子尚賢篇昔者傳說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書正義引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淮南覽冥云傅說之所以騎辰尾也高誘注云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傳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所云北海之洲代遠不可指名水經注之言疑傅會

孫叔敖舉於海　閻曰趙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南境東境去

海尙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丘即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絶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丘子史記說苑列女傳或曰沈尹莖力呂氏春秋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新序皆無起家海濱之說蓋孟子所據書籍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莊十六令尹蔿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但蔿賈乃蔿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襄十五年蔿子馮叔敖從子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子孫之占籍上

繫其先人與

盡心章句上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閻曰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也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天下奇才也云爾

易其田疇注疇一井也　齊語井田疇均韋昭注曰穀地曰田麻地曰疇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閻曰曲阜縣故魯城東二十里惟有防山孔子父葬處在魯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指此疑近是　翟曰宏明集宗炳論引孟子登蒙山而小魯孟子四考曰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疏云蒙山在

東故曰東蒙魯頌龜蒙毛傳以爲龜山蒙山正義亦引論語
舊疏顓臾主蒙山則此當爲蒙山宗少文非無據也
子莫執中　翟曰莊子云儒墨楊秉四謂儒及墨氏楊氏秉氏
凡四家秉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
猶棄敝蹝也　文選北山移文屣萬乘其如脫注引劉熙孟子
注曰屣草屨可履廣韻引孟子同
孟子自范之齊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　閻曰今東昌府
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半
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
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范齊邑王庶子所
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

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既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於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於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亦未可定

呼於垤澤之門　閻曰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案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睢陽故城在今商邱縣南東南門曰垤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　錢曰趙注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實不然禮家

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不

可也邪鄉俗儒又烏知禮意

有達財者　翟曰音義陸云周𨻰一本作才以有美才就開其性理也案財惟漢書晁錯傳資財不下五帝通材其餘多與裁通今即裁義爲說成德者就其德性以成達裁則需引達於中行之路以裁成之葢是狂狷之屬於所敘五似更等級分明

放飯流歠　錢曰曲禮毋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趙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盡心章句下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翟曰書武成正義引孟子如何其血流漂杵也論衡語增篇引孟子而作如流作浮又藝增篇恢國篇俱曰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焦氏易林同人之鼎曰兩虎爭鬬血流浮杵

虎賁三千人　翟曰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風俗通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周書克殷篇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旣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案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

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皆與孟子合

若崩厥角稽首注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頟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案以百姓歸周若崩爲句猶言從惡如崩言歸之易也又案段氏玉裁以厥角爲頓首以首頓地故注言厥地稽首但以首至地而稽留之甚有厥角者有稽首者不同也

被袗衣注袗畫也　孔曰袗非畫也義如袗絺綌之袗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是　錢曰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用孟子之文袗衣當作珍衣

二女果　說文婐妮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或若委从女果
聲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案婐是正字隸段果爲之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注　好不
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
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黿羹之類是也　錢曰
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不好名即專
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
稽大不理於口　翟曰案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令蹇脩以
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云不理葢自病其言之無
文故籑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交際篇有士貴有辭之說也
潛夫論士貴有辭亦憎多口孟子云憎多口即論語禦人以

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已之聲問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憎義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注　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　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人迹罕到注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趙岐曰介然人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杜預注左氏傳曰介猶間也襄九年介居二大國之間注間介一也蹊徑也言山間隔絕無有蹊徑也案間介然者間介雙聲形容山徑隔絕之象間當讀去聲莊子田子方篇經乎大山而無介介介亦間介之意

以追蠡注　追鍾鈕也蠡蠡欲絕之貌也　案此說非是追當訓

爲彫毛詩追琢其章傳云追彫也金曰彫梁惠王篇必使玉人彫琢之趙注引詩云彫琢其章知二字通用鏇之旋蟲亦金所造故以爲彫彖讀如蠃蠡者鍾之旋蟲也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案蠡爲旋蟲故字从蚰說文幹蠡柄也从斗倝聲讀若管楊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幹考漢書幹字多作幹葢幹幹字可通用然以作幹爲正字也鍾柄爲甬甬上鑿爲旋著於旋中者爲旋蟲爲幹轉旋於鑿中如蠃旋之形文選東征賦諒不登樔而椓蠡今注蠡與蠃古字通案亦亦作螺鍾从縣則蠡柄先彫儆故云追蠡也

兩馬之力與注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　案古制一車兩服服轅者必以兩馬此謂行路者非

一車則轍迹非兩馬之力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史記魯君以一車兩馬與孔子皆是不得以國馬公馬釋之也

將復爲發棠　閻曰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隱五年矢魚于棠（公羊稱爲邑）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尙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棠公之妻杜注棠公齊棠邑大夫不言所在今謂棠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卽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發棠卽此是今卽墨縣甘棠鄉

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　蘆浦筆記曰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

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注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　李兆洛曰布縷之征宅征也粟米之征田征也力役之征丁征也皆定賦所當出粟米之征於秋力役之征於冬惟布縷之征經傳不著其時朱子以爲夏者據月令收繭稅耳用其二用其三所謂急政暴虐賦斂不時也如趙所云則所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豈用一緩二遂足爲君子乎

琴張注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

不能純善而稱狂也　案昭二十年左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正義曰賈逵鄭衆皆以琴張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孔子四十知未有顓孫也案賈鄭之說與趙注同當自有確據弟子傳或有衍文至王肅僞撰家語始有衛人琴牢字張之說不足憑也

散宜生　錢曰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葢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未足信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臧曰孫氏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案乎訓於爾訓此無乎爾

有乎爾謂無於此有於此正孟子明以自任語當從陸善經本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六